



原生态

文化散文书系 壹

在文化深处

取暖

毛眉/著

她以余秋雨式的文化叙述，将沉睡了千年的历史刺破了一个深深的大洞，洞开之处，那些越走越远的文化巨人蓦然回眸，和我们的眼光温暖地相遇了。

毛眉的文字正在被热烈地阅读和传抄，他们与她们，情愿占用某一个休息日，跟随她的思绪，去奔赴一场场关于人生、关于理想、关于生命、关于崇高和尊严、关于卑贱和自省的思想盛宴，去完成一次次涤荡灵魂的精神漂泊。

中国华侨出版社

原生态 | 文化散文 | 书系 (壹)

在文化深处

取暖

毛眉 /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文化深处取暖/毛眉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0222-573-2

I. 在… II. 毛…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6130 号

●在文化深处取暖

著 者/毛 眉

责任编辑/崔卓力

装帧设计/周吾设计

版式制作/华 静

责任校对/钱志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18 字数/223 千

印 刷/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2-573-2/I·58

定 价/2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010)64443051 传 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写在前面的前面

路是走不完的，每条路都可以走到天边，而即使走到天边也不算远。远方之外还是远方，远方是一种无限的存在。而对远方持续不断的眺望，向远方发出一次次远征，是我的存在状态。

永远都是一副不把心带在身上，而是投放在远方的茫然状态中，回不过神来。固执地以为，人是一种来自远方的造物，需要在整体的永恒中为自己片段的渺小确定位置。

生命是昂贵的，昂贵的生命不能仅仅局促于互窥互视、互猜互损，而应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哥伦布的一生体现出了流浪与漂泊的本性：不在乎脚下，只在乎远方。旅行中给予我的那种崭新的眼界和飞扬的思想，是无论哪一个学者的斗室都无法换来的。

旅游的魅力在于它的漂泊，漂泊的魅力则在于它的粗犷，在于它的放纵，在于它无家可归而又四海为家的自由。

以北京为圆心，旅行于异域异乡，漂泊于民风民俗，放纵于美、感觉、时间和思想，向这一大陆的边缘一次次漂而又泊，泊而又漂，不仅仅是脚穿旅游鞋、身背牛仔包的行走姿态，而是一次精神上的

深度探求。

文化是一种旅行，或者说，旅行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旅游，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项社会活动，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它不仅同饮食、交通、娱乐、风俗、民情，保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都保有深层的联系。古今中外许多俊杰都是通过行游，丰富了阅历，改变了自我的知识结构，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自称“天涯独往之人，日暮倒行之客”，他的学术在旅行的基础上做出了大学问。正是旅行，丰富了一个又一个伟大作家的履历，这些人往往不是在某一奇山丽水边上获得简单的精神愉悦，而是从这样奇伟的环境里拔出大智，淘洗出尘世的心灵、惊世骇俗的思想，从而完成了人杰与地灵的结合。

走向远方之前的我，没有交流，没有对话，没有氛围，有的只是长年不辍地日记。一个人能够坚持长年写日记，其实标志着一种紧张的自我交流。在内心深处，我好像一生都处在童年时期，充满了对青春的绮丽幻想而又走不出青春的伏兵阵。我在日记中，一天天、一页页地积累着抗议，矫纵那些自伤自悼的自我感受，把一切最尖锐的东西都埋进日记，像埋进自己的身体……

写日记的习惯，以及写日记时对自我感觉肆无忌惮的放纵，加深了我与整个社会对立的厚度，它暗暗地鼓励了我毫无益处的自我苦思，并且，长期地，以想象代替现实。——哲学家把这种内在世界始终处于主体的心理状态，叫做狭义的自我认识。

要想把那些生命中讳莫如深的伤口上的纱布一层层地撕下来，这个过程，就像佛家所说的渐悟，是一种逐渐形成的觉悟。

有人来到禅师面前，以求解脱。

禅师问：“谁人缚汝？”

来人道：“无人缚我。”

禅师曰：“既无人缚汝，何求解脱？”

来人顿悟。

对我来说，当捆绑得动弹不得时，唯一的道路就是重新设想并且开辟另一种生存方式。

此时，回过头去，能清楚地看见，那些曾经用来捆绑我的绳索，松松地堆了一地，我已成了一只缩身而出的小鸟，落在绳索上，歌唱。

从这个意义上说，旅行对我不单单是美学，更是一种无可置疑的拯救。

托尔斯泰在15岁时发生了第一次精神危机，他因学校喧闹而刻板的课程、琐碎的考试而陷入痛苦，他退了学，回到了家乡，离群索居，整日里神情恍惚，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心中酝酿着一种使命感，他的身上不再挂着十字架，而换成了卢梭的头像，决心去寻找更真实的人类和更真实的人生。

我自然没有这样的幸运，尽管学校窒息到让我甚至连一个星期也待不下去，但我还是不得不把这种令人厌恶的学校生活进行到底。我于是成了一个身在学校、却无视于一切校规的自修者。没有什么学校比“自我”这座大学更好的，它能够让一个人走出“焦虑”，并获得信仰。

当我一结束面对着天山做梦的、梦如蝉翼的童年，立刻喜欢上了地图册、地球仪、各式各样的列车时刻表。那一条条红、黑、蓝的路线，沿着我的手指肆意地前进，停在一个个向往的地名上，这地名，多半与某本书中的某个故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那具有重量的灵魂在体内兔子般冲撞着，急切地渴望上路，无论是死亡沙漠中干渴的驼铃，原始森林中天籁的涛声，无际草原上的马头琴声，遥远太平洋上童话的红帆，都在向我彩色而魔力地招手。

人心总是空洞的，于是人们总是不断地往里填充。远航的人归来，总有故事可说。每个孩子不都是渴望着围坐在征尘人的膝下，听远归人的故事吗？它们构成了多少的神话和传说呵。我总是通过读游记，开始对一个地方展开想象，嗅到从遥远的、从来没有去过

的地方飘来的气息。

很久以前读《金银岛》，引人入胜的故事使生就的梦幻愈发地痴癫。为作者斯蒂文生旅游的一生钦羡。

他与友人一起，划着独木舟游历了比利时、法国，写下了《内陆航行》，骑着毛驴穿越了塞文山脉，写下了《塞文山驴背之旅》。他从小体弱多病，却有着不可遏制的生命激情，在海上航行10天，前去美国追求长他10岁的范妮，带着她畅游全球。

南太平洋是吸引着他的神秘所在，一家美国出版社愿意资助他与全家去南太平洋，条件是定期写稿，叙述旅途风光。3年飘摇，他到过马尔萨斯群岛、塔西提群岛、夏威夷、火奴鲁鲁、吉尔伯特群岛等地。一路走来，他的专栏文章源源涌出。

走到萨摩西岛时，这里美丽的风景、宜于养病的气候以及可爱的土人留住了他。他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木楼，以其“故事专家”的风趣，与土人们成了朋友，享有声誉，他在这里一边写作南太平洋，一边怀念故乡苏格兰。

故乡是那么那么遥远，冥冥中，他已经感到无力还乡了。

黄昏，他喜欢站在阳台上看海，窗临一片大海。那个黄昏，海风轻柔中，他以44岁的年纪，猝死于脑溢血。60位土人，携手扶棺，在丛林中开出一条路，将他葬在面海的山顶上……

这种人生履历能不能感动别人，不知道，我却在地球仪上，将他的足迹一一串了起来，地球仪在我的拨弄中旋转，面对这颗悬空而立的地球上大部分的蔚蓝色，我对人生的向往开始涨潮，并形成了汛期：——大胆真爱，遍走四方，抒写灵性，尽管生命短暂，尽拣了主要的事情来做，然后，一个海风轻绕、浪涛相伴的青青坟冢，这样的一生，何憾？

苏联的巴乌斯托夫斯基，一生的创作激情也是与旅行的激情藤萝相伴，难辨彼此。我在读他时，便是在读他身上的那部分自己，读我们之间的那部分契合，他在《金蔷薇》中说：“童年时我就养

成了看地图的爱好，一连几个钟头看地图，像在看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我研究河流的流向，研究稀奇古怪的海岛，深入到原始森林深处，那里用一些小圆圈儿标出一个个没有名字的猎区购销站来，我像念诗那样反复背诵响亮悦耳的地名——尤戈尔海峡、赫布里底群岛、瓜德拉乌和韦尔涅斯、奥涅加和科迪勒拉山脉……渐渐地，这些地方那样清晰，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中，好像觉得，我可以写出一篇篇在各个不同大陆、不同国家的旅行日记……”

放下他的书，那地球仪上大部分的蔚蓝色鼓动起一片饱满的红帆，便想冲动地推开窗户大喊：我要去远方、远方……

在北京，日复一日地忍受这个城市的干燥和闷热，还有各种花样翻新的欲望。

多年来，总也不能无痕地融入城市的喧闹，而它的迷彩也无法进入我固执的心野。总是这样，它有它的通衢，我有我的蹊径。

自老砖以旅伴的装束出现后，从此，行囊在背，人在旅途，欣欣然揣上翻烂的地图，我们成了两个天天出发的孩子。

我一生的幸福时刻都和旅行联系在一起。在旅行中，在列车上，在飞驶过的诸般天籁中，一想到终于能在这一切之后坐在干净的桌边，把眼前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所感所动，真实而毫无负担地书写下来时，就会被创作的激情烧红双颊、灵感万斛泉涌，周身温暖。

一个人，只要顺应了自己的天性，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一心把喜欢的事做得尽善尽美，那么，他在这世界上就有了牢不可破的家园，不但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承受外界的压力，而且有足够的清醒来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这样的一个人，必然能获得心灵的充实和生活的宁静。

旅游，是我今生今世喜爱的事情，它包含着我的许多非分之想，浪漫之举，迈一双天足去涉世上山水。读书，亦是我今生今世喜爱的事情，读古人笔下的案头山水，然后翱翔，然后排荡。而边读万

卷书边指点江山，边行万里路边胸怀卷帙，则是我以自己的方式来达成一种广阔的人间关怀，即所谓的“民胞物与”；把地上山水与案头山头结合起来，写出笔下山水，则又是我今生今世最为心仪的职业。

在地图上，我可以信手标出哪些地区的房子是用木头建的，哪些地区的房子是用泥、用竹子、用砖、用石头建的，哪些地方的纺织品是用羊毛制成，哪些地区的纺织品是棉花制成，而又有哪里地方是丝制造，哪些地区生长着不相同的粮食，稻子、玉米、小麦、青稞等等。这样一来，所有的人、文化与文化产物，就都处于流动之中，我在不同的文化间旅行，而不同的文化和文化产物也在不断地流转。

在这样流转的旅途中，一切都会按照我的心灵所要求的那样发生着，我喜欢旅行中到了某个地方，那种蓦然而至的似曾相识、前世来过的感觉，那种感觉让人惊厥，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解释这种诡异的感觉。

“啪”，合上画得红红绿绿的地图，甩开头发，背上行囊，继续上路，去涉一条没有欲望的河。

在弗洛伊德那里，人的历史就是人的压抑史，就是人不断被剥夺天然的快乐、以适应文明桎梏的历史。他认为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文明是压抑性的、不幸的，但这种压抑性的文明却是合理的。正是在这种合理的压抑性的文明中，技术进步了，社会丰裕了，但这并不能必然地带来人的身心自由。

——于是，贝多芬出走了。

他说，“在世界上，有一位助理编辑，由于他厌烦京华的机关生活而开始了一次长途旅行。这不是什么秘密，我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助理编辑就是我。”

出行，这门漂泊的美学，将一个助理编辑生成为贝多芬。

——于是，托尔斯泰出走了。

人们把 82 岁的托尔斯泰的出走当做一个“人类的象征”。从托尔斯泰跨出出走的第一步起，人类的精神和灵魂就被从古典的故居中永远放逐了。

现在，轮到我从熟悉的教育中走了出来，像一个从塑料浇铸的城堡里走出的人，看到了满坡的真花真艳真香真蕊，真切地怒放在原野。

面对着发芽的原野，装满问题的鹊巢，这美妙的一切，让我新鲜得不知所措。

自序：在文化深处取暖

旅行能够增长阅历，满足好奇，但这仅仅是旅游极小的一部分含义，旅游的真正要意在于，使得我们程式化的生活得到翻页，去获得其他多元文化间的参照与碰撞，并在这种参照与碰撞中，为自己所固有的那一支文化定位。

旅行不可能不是一种文化比较，因为，路途中的人，在走出家门后，对不同于自己的习俗感兴趣，不断地寻找那些属于自己文化的东西，总难免会以自己的文化为尺度，去衡量所遭遇到的文化间距，这简简单单的一找、一对照，其实就是一种不自觉的文化比较了。

如果旅行者的文化背景和旅游景观的文化表现得一致，并能互相交流补充，那么，就会增强旅游者的文化认同感；反之，如果二者之间存在着隔膜，旅行者可能通过内心的反思，在文化互动的另一层面上进行审视，对自己所拥有的文化习俗进行反刍。这一点，恰是旅行的精妙所在。

旅行绝不是迈开脚就走的，而是把自己的文化积淀，大量地投

射到对象上去，旅行其实最能够真正体现出你的知识储备和具有的人生能量。

每到一个新地方，我总是不自觉地用自己的文化习俗作水文标杆，尽快地，饥饿地，如狼似虎地，扑获另一文化的不同之处。

对我来说，旅途中的跨文化比较，完全不是书本的，不是概念的，它能够非常切己地唤醒我一系列的文化认同与文化批判，人在路上时，我其实时刻处在一种文化对照中、文化勘探中，那是我的反省之旅，甚至，洗罪之旅。

旅游对我来说不仅是行动，还是激活思想的方式，更是一种拯救。我以为，只有在旅行中，才可能去邂逅最高层次的喜剧、悲剧、正剧与历史剧。

我在大地上边走边写了十来年，从《西藏纪行》、《内蒙古纪行》、《青海纪行》、《宁夏纪行》、《新疆纪行》、《广西纪行》、《海南纪行》到《走呵走，走到云之南》、《家住天山北坡》……我依次将自己放入到远征之中，并且随着自己的远足而与一个个天才人物温暖的灵魂一一相遇。

走得愈远，所遇愈是美丽。正是这些文化比较与文化认同，成为把我从新疆草原拉向广阔世界的前期铺垫。就好像我在草原上牵一匹马，在悠闲的马踏黄花的散步中，渐渐地进入了写作的助跑阶段。

在今天日益翻腾着商业泡沫的市场时代，那些愈走愈远的黄金时代里温暖的文化巨人，比如说，被贬的苏东坡那头顶西瓜的快乐；林则徐那“愁听隆隆乱世声”的惆怅；以及柳宗元那独钓寒江、身穿蓑衣的背影……那样深厚的文化积淀，却能够成为我们可以把手伸进去取暖的地方。

翻开人类全套的发展故事，一跳而出的，定然是那些有着鲜活性情的人物，他们以不戴脚镣的艰辛，在发配的路径上，走出了一条又一条文化发射的脉络。

——我相信，那些天才人物，无不在死后化成了灵魂。而与他们史深千里、魂接万载的灵魂一一相认，一一汇合，不仅可以锤炼自己生命的深度、高度、密度、维度，能够治疗我们身在今天的彷徨，而且，他们所拥有的缜密的文化的厚度，能迢递给我们遥远的温暖。

(VI) 对一其韵各史略

天南书报南云丁林善，鱼干之水，水干之鱼，张寒里百五人
——。士文

(IS) 目 录 给顾林树时惠稿

丁墨廷，莫小尖除由士报一题海，莫不除依味，墨海而；海海鱼森
——。系天

写在前面的前面 (1)

在文化深处取暖——自序 (1)

大观楼上读书人的一声长叹 (1)

(8E)
——越来越豪华的装帧，使人们不再关注于事物的内容，仿佛
个个是买椟还珠的郑人。——

苍茫山水间那一个影影绰绰的背影 (4)

——在徐霞客笔下的山水中来一番爬罗剔抉，勾沈稽古之后，
不能不油然一种“登高自卑”。——

无法终止的千年哀痛 (11)

——在版纳的原始森林里看到，每一株植物死了，就同时营养
了别的植物，这便是生与死的交替；而那些湮灭了古人高士，难
道不是营养着我们的落叶枯枝吗？——

御史名僧共一楼..... (17)

——杨升庵遭遇廷杖无异于塞翁失马，他借此成一尾活鱼，跃入五百里滇池，鱼之于水，水之于鱼，善待了云南那片高天红土。——

新疆抱愧林则徐..... (21)

——林则徐很对得起新疆，他兴建的暗河如今依然泽润果园，养鱼活虾；而新疆，却对他不起，新疆一路上的缩头小吏，连累了新疆，所以，每每提起林则徐，新疆就有了一层羞愧，默默无语。——

宁以缄默渡残春..... (29)

——对别人来说，大明的覆灭是亡国、亡君，对八大山人来说，首当其冲的是亡家。他堵塞了自己每个精神毛孔，将自己逼上了危崖。哭之笑之，癫之狂之，哑之默之，但闻，一默如雷。——

“青山青史两蹉跎”..... (38)

——历史根本不是什么编年史、断代史，而是一代一代鲜活的人伦，挠了会痒，伤了会疼。只是，中国人注重写成文字的历史，从竹简到纸张，而不注重保存散落在环境中的耸起的历史。江山易主时，朝代更替时，总是这样，在曲径通幽的后庭花院里，会腾起一把大火.....——

结在贵胄藤上的苦瓜..... (43)

——石涛是王府那棵粗枝大叶上遗留下的一根遭了霜的苦瓜。但各种各样的灾祸，国破、家亡、倾轧、攻击、贫困、疾病，到头来证明都是恩人，成全他走出洞口，使他集中起全部生命的热能，

在绘画艺术里找到了一个霞光四射的出口，并通过这个出口，走向了顶端。——

石破天惊的重逢..... (47)

——世界的美丽不在于政权谁姓，而在于艺术，艺术的方式，如果心怀诗意，哪怕居住在铁的体制中，诗意不改，那将是你温暖世界的方式。——

被语言分割的世界..... (55)

——那时候，人们彼此同心同德，说着一样的语言，开始共同建造一座通天之塔。在塔基渐渐高起来的时候，上帝第一次对人产生了恐惧。这样不行。上帝自言自语“……不能让他们把塔建到天上来。我必须使他们混乱，使他们彼此听不懂别人的语言。”那是第一次……上帝与人类为敌人，他向下界的人群伸出了手。一夜之间人们变得陌生了。他们语言不通互不理解。陌生地毗邻而居，几千年来也没有统一。——

捕蛇者的千年期待..... (61)

——中国古代像柳宗元之类的诗人之所以可贵，在于他们连幻想和浪漫都有血有肉，执意地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民生的命运浇筑在一起，从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大我。——

用千行诗嵌万般愁..... (73)

——我从不胆怯与任何一个伟人相比。一个富人比常人多出来的是他的财富，而一个伟人比常人多出来的不过是他的人性、责任、同情心而已。柳宗元的使命似乎就是要在这一贫苦而偏僻的地方赋予生活以文化的重大意义，他的一生都只是为了把一个普通的时刻变

成千古。——

神越关山哭柳侯..... (79)

——呵，柳侯，柳大人，那是旅居柳州的第三个夜晚，这一晚，在月色里醒来，我有两滴泪悄然滴落，一滴滴在你垂钓的冰河，一滴滴在你居住的罗池……——

背对世界的钓者..... (87)

——孤独不仅仅是一个人呆着，孤独是热爱生命的一种激情；孤独是灵魂与上苍、与万物的诚挚交流；孤独是最丰沛的想象能力；所以，海明威的孤独能创造震惊了世界的热闹。一个真正创作着的作家，是天然寂寞的。他在孤寂中比在联手中更具有力量。正是在孤单的意义上，他开花结实。——

古代思想高地的天问天答..... (99)

——两股乃至多股的文化交流从来就有利于酝酿重大的创造，培育文化的巨人。屈原的《天问》咄咄逼人虽问犹答；柳宗元的《天对》苦苦忧思虽答犹问。对人生思考四十年和对人生思考一万年效果是一样的，你还会有什么新发现吗？——

寻找海瑞..... (109)

——这位“南包公”、“海青天”去世时，御史王国汲去视丧，金都御史王国汲清点了他的财物，只见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存旧衣袍数件，俸银十余两，王国汲不禁失声痛哭，与同僚们凑钱给他办了丧事。——

天涯万里会东坡..... (116)

——有人说，中国古代的物理是阴阳，中国古代的哲学是五行，